第 51 卷 第 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1, No. 4
2014 年 7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14

# 甲子史期的中国与世界
## ——从世界系统的形成演变看甲午年

苗 东 升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

**摘　要:** 从 1834 年到 2074 年的四个甲子构成世界历史的甲子史期,对中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甲子一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完成了世界的系统化。甲子二作为分系统的中国实现民族解放,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系统的结构。世界系统在甲子三中经历大曲大折,中国在曲折中宣布和平崛起。只要应对得好,中国将在甲子四实现民族复兴,世界系统将抛弃霸权主义,开始考虑如何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但随着甲午年新的回归,日本军国主义的孤魂野鬼也在文化和政治上回归。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化战,只有彻底揭露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性、疯狂性和欺骗性,打赢这场文化战,才能避免东亚不再被拖入战争,确保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永久和平。

**关键词:** 甲午年;甲子史期;世界系统;回归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015-09

## 引言:世界历史的甲子史期

人类社会是充满偶然性的非线性动力学系统,某种偶然性一旦被锁定便转化为必然性,造就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是社会系统在时间维中的顺序展开,人类为把握时序性而创造表达时序(纪序)的概念,构成重要文化现象。中国的"六十甲子"就是一种纪序概念,以有限元素(年)的循环去把握无限延伸的时间。甲子的划分原本为偶然性文化行为,且只适用于中华文化圈。这种偶然性被近代史上世界与中国在互动互应中不断整合这种历史必然性锁定,发生了既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沉重足迹、又熔铸了世界历史丰富内涵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是已经启动的历史进程的新节点,又持续影响着后世,形成所谓甲午年现象。以 1894 年为基点看,从前一甲午年(1834)到后面第三个甲午年(2074),四个甲子构成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不妨称为世界系统的甲子史期,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至关重要。中国和世界在前三个甲子中曾世界系统的如何互动互应,后一甲子将如何互动互应,有必要放在世界系统形成演化的历史大趋势中考察。

## 甲子一:世界系统化的完成与中国危亡

人类是社会动物,具有通过交往、争斗而整合为系统的趋向。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类"标示同一性,类聚即整合为系统,具有同一性方可整合起来;"分"标示差异性,有差异才需要整合,群分即划出分系统。分群治理,合群为类,便形成一定的社会系统。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软实力不足,人类无法整合为一个系统整体,只能以非系统方式生存活动于地球上。资本主义创造出足以使这个非系统转化为系统所必需的新型生产力和文化形态,启动了地球人类系统化这一必然的历史趋势。西方列强开拓殖民地的数百年,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世界系统化的历史进程。世界其他国家,要么抓住历史机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要么闭关锁国,不思变革,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18 世纪的中国被视为当时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进入 19 世纪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封建制度,拥

**收稿日期:**2014-05-20

**作者简介:**苗东升,男,山西榆社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有辉煌的古代文化,成为抵制世界系统化最后也是最强大的外部异己力量。只要这个封建大国还能在政治上保持独立,世界就不成为一个系统,资本主义还不能一统天下。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不会接受这种格局,世界系统化的历史趋势不会止步于万里长城,此乃一种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大英帝国从把印度作为殖民地而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之日起,就开始算计如何征服中国,重要手段是推销鸦片、腐蚀中国统治阶级。这一进程始于史家讲的乾隆盛世,诚可谓盛极衰始。陶醉于既成的兴盛而看不到危机已在暗处萌发,势必把兴盛的极值点转变为衰落的起点,此乃系统演化的常见现象。通过近 80 年的鸦片输入,西方列强跟清朝统治阶级相互勾结越来越深,到 1830 年代已经把中国捍卫主权的实力严重掏空。如范文澜所说:“白银外溢,到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以后,形势实在严重不堪了。”①历史走到这一步,一方面,工业革命完成、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或即将沦为殖民地,使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具备打败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收买、欺骗、威胁等手段,已在中国统治阶级中培育起强大的妥协投降势力,充当使中国以殖民地身份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推动者,大清帝国严重腐败的真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列强面前。两相结合,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代霸主英帝国率先意识到通过战争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时候到了。

酝酿于这个甲午年前后、正式上演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世界系统化过程进入它的完成期,彻底征服中国是其首要课题。鸦片战争开启的世界演化新格局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大背景,他们对即将完成的世界系统化及其重大历史后果做出精彩的描述和预测,揭示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历史必然性②。这一进程对西方世界的一大影响,是加速资本主义向新阶段演进,出现帝国主义这个塑造世界系统初期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人类社会进入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个甲子中发生的另一个具有世界影响、与中国命运特别相关的事件,是日本迅速脱亚入欧、成为资本帝国主义一员,形成将资本主义和封建武士道文化熔铸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帝国主义品种——极具残酷性、奸诈性、反动性的日本军国主义,独霸东亚、吞并中国是其最急切的野心。对中国而言,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国家政权彻底腐败,民心极度涣散,国力急剧衰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甲午战争给曾经的天朝大国以最后一击,加上稍后的八国联军入侵,独立抗衡世界系统化的中国从历史上消失,资本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系统最终形成。偶然性被必然性锁定,致使这个甲午年有了特殊而巨大的历史象征作用。全面执掌中国大权的满清政府从此不再以维护国家独立为己任,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迅速买办化,形成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买办官僚集团。”③文化学术领域同样出现买办势力,他们“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④。甚至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也出现王明这种缺少民族意识、一切以洋人为重的人。这种局面留下的一个长期遗患是,其后半个多世纪内中华大地上的帝国主义代理人都成长于满清末年,承袭了这种封建加买办文化的衣钵。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严重阻碍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就整个世界看,甲午战争中国完败、日本完胜标志着世界系统化完成期的结束,地球人类从此作为一个系统开始了它的整体演化,呈现出这个超级巨系统特有的非线性动力学规律。就中国看,亡国灭种的危险尖锐地摆在国人面前,甲午年记录着它无法忘怀的心痛,必然启动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从此形成甲子二期间中国的基本社会矛盾,即三座大山与全国各族人民的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4 页。

③ 彭光谦:《以坚强的国家意志应对新挑战》,《参考消息》2014 年 3 月 18 日,第 11 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7 页。

矛盾,规定了中国社会在 20 世纪的根本走向,也就获得了影响世界系统全局的特殊资质。这一矛盾运动以世界系统为大环境而展开,中国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有力地改变着世界,凸显世界系统化赋予中华民族新的历史使命。

## 甲子二:世界系统的结构性演化与中国巨变

一个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形成之日,就是其演化过程开始之时,其间始终交织着自组织与他组织这对矛盾。一方面,总系统呈现出它特有的非线性动力学规律,客观上强制地规范着分系统的演化(他组织),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另一方面,以总系统为环境,各分系统按自身利益和文化理念去行动,互动互应,竞争合作,冲突妥协,整体上就会自发地、不以各分系统意志为转移地改变着总系统的结构和属性(自组织)。但各个分系统依据自己的认识,抱定自己的目标,运用自己的力量,有意识地作用于其他分系统和总系统,以至于争夺总系统的主导权,协同学称为争做总系统的序参量,又属于一种局部他组织行为。而分系统这种自觉行为总有行为者并不自觉的盲目性、局域性、自发性,或大或小会造成有违自己原定目标的后果,对总系统又属于自组织。既有世界系统整体的自组织,也有各分系统在总系统制约下(整体的他组织)为争夺总系统主导权而自觉行动这种局部他组织,其中又包含总系统的自组织因素,而总系统的自发自组织必须通过分系统自觉的他组织为自己开辟道路,呈现出世界系统演化的历史辩证法。

系统科学家阿什比认为,一个复杂系统从无到有生成后,将转入"从一个坏的组织到好的组织"的演化过程①。这种演化既改变系统的组分和结构,也改变系统的外部环境,从而改变系统的特性、状态和行为模式。于甲子一中最终形成的世界系统,由两个相互依存的一级分系统组成。一为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核心是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二为被欺压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尚处于前工业文明状态,一盘散沙。对于两者的关系,即世界系统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用三个"从属于"来界定:"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如此形成的巨型社会系统靠残酷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整合起来,奉行弱肉强食的交往规则,确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坏组织":内部矛盾重重,结构极不合理,关系极不和谐,交往极不公平,整体状态极不稳定。这样的系统要生存发展,必须不断改变自己,向"好组织"方向演进,使从属关系演变为平等关系。既然以从属身份被整合进世界系统,那个深受剥削和奴役的分系统就开始作为总系统的内因而行动,具备了作用于总系统的责任和力量。三大矛盾斗争贯穿这个甲子的全过程,决定着世界系统的基本态势和走向。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争斗,致使世界系统战火纷飞,有力地印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二是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最终导致殖民体系瓦解,带来世界系统的重大结构变化。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从西中欧转移到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指导俄国革命成功,世界从此出现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这是一个极不平静的甲子,上述三方面对世界系统未来的影响都极为深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新结构尤具深远历史意义。

作为世界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中国与甲子二期间的世界大事都有关联,并逐步成为世界事务的重量级参与者。世界系统化的必然结果是,作为整体的世界系统在改变着作为其组分的中国,不完整的殖民地身份注定大小帝国主义都参与瓜分中国,加剧中国的衰落。但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不可逆地流入中国,并生根发芽,导致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极具历史意义的质变,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完整的殖民地身份又使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传统文化未被中断,有利于民族自救和自主的社会变革。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

①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05 页。

自组织运动由此而获得全新的质性,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都传入中国,都试验过,又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面貌为之一新①。中国社会在这个甲子中的矛盾斗争之宏大、尖锐、激烈,发生变革之广、之深、之新,为所有殖民地国家不可比拟,短短一个甲子就重新回到世界大国行列,尽管显得步履蹒跚。

中国在甲子一的惨败首先败在文化上,在甲子二的迅速觉醒和进步也首先表现在文化上。青年毛泽东于 1921 年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明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时代大课题②。如此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体现出鲜明而科学的世界系统观;提出改造中国须着眼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表明中华民族开始具备充当世界系统进一步演化主动性力量的自觉意识。甲子二内东西文化在空前复杂的中国社会变革实践中持续而激烈地碰撞,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综合集成,产生毛泽东思想。这是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产生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唯一思想体系,足以使中华民族从精神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预示着西方文化在世界系统中支配一切的历史格局开始瓦解,争取东西方平等相处、共同决定世界命运这一时代潮流的兴起已不可阻挡。

在甲子二的六十年里,尖锐、激烈、持久的斗争使中国处于广泛而深刻的自我改造中,甲子末就实现最彻底的民族独立,产生诸多具有全新质性的事物,具备了影响世界系统整体走向的内因。例如,产生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全新政党,培育起一支以服务于人民为宗旨的全新军队,彻底摧毁作为封建统治社会基础的宗法制度,通过改造农村和农民为中国现代化“造成一个新的低层机构”③,等等。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帝国主义开辟和维护殖民体系的重要策略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培育众多代理人,他们掌握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却依附于一个或多个帝国主义,把维护外国主子的利益放在执政首位。这些人满脑子殖民地奴才思想和“求殖民”心态,在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相交汇时,总是以出卖国家利益换取主子支持,屠刀无情地砍向爱国力量,自然也就成为爱国力量坚决打击的对象。这一甲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直接面对的大多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使八年抗战这类斗争也一再走向前台),表观上属于内战,实际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目标是首先在华夏大地上摧毁这种秩序。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系统演化的历史画面在这个甲子展开,中国革命越来越明确了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不允许在赶走侵略者之后立即停止脚步,让帝国主义代理人攫取胜利果实。相反,中国革命在不同领域、从不同层次上给殖民主义的社会基础以彻底的打击和清算,从根本上摧毁了甘心充当帝国主义利益维护者的社会阶层。这种变化的深远历史意义直到甲子三后期才逐步显示出来:它使帝国主义在中国既无法重演苏东剧变,也无法掀起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而许多国家今日在帝国主义煽动、支持、操纵下乱象丛生,政局频繁变动,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原因之一就是国内买办势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还拥有强大能量,极力从本国呼应霸权主义的世界战略,因而得到帝国主义或明或暗的支持。

系统的整体由局部构成,整体与局部互动互应是推动系统演化的基本内因。作为世界系统的一个巨大分系统,中国社会在甲子二发生巨变,必然强有力地影响和改变总系统的基本结构,最关紧要的是开始在中国这个分系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准确地说,20 世纪前半期世界系统结构的本质性变化,两种社会制度共存格局的形成,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共同造就的。俄国革命首开先河,打破世界系统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中国革命则造就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避免十月革命成果随苏东剧变而毁于一旦。关于这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 页。

③ 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32 页。

点,直到甲子三后期才被意识到。这表明,世界系统中那个被欺压的分系统正在演变为总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而中国站在其波峰。

由于世界系统非线性动力学规律的作用,历史的回归性在不同甲子前行后续中反复呈现。这个甲子的中国从遭受八国联军入侵起步,甲子之末又遭遇基本组分相同、但更替了霸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进攻,妄图把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中。这就是世界系统的回归性。历史的进步在于,由于帝国主义代理人被赶出大陆,这一次战火被挡在国门之外,仅仅三年就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让新霸主遭受到平生最伤元气的一次败仗,至今耿耿于怀。抗美援朝虽然只是一场局部战争,“却奠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笔”①。不仅如此,它的胜利更具有全局性的世界历史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世界系统在甲子四中的博弈格局,只不过当时还隐而难窥。

## 甲子三:世界系统演化的曲折性与中国和平崛起

对历史学的独特领悟,受抗日战争复杂曲折进程的启示,毛泽东得出“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这一科学命题②。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的演化过程不是径情直遂的,既不可能取直线式路径,也不可能是单调变化式非线性路径。只要过程足够长,系统的非线性本质上就是曲折性,书写出来的只能是一部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且有不同时间尺度的曲折,形成层次嵌套的分形结构。作为特殊复杂巨系统的社会历史尤其如此,有渐变也有突变,有高潮也有低潮,有大起也有大落,有太多的不可预料性,一再把线性思维者置于窘境。

回顾世界进入系统化完成期以来的近二百年,无论总系统还是分系统,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书写出来的都是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甲子一中社会主义在欧洲的高涨构成它最瑰丽的篇章,曾经让马克思恩格斯兴奋不已,却随着那个甲子末的到来走向低潮。甲子二是在俄国革命走向高涨中开始的,社会主义随着十月革命成功而攀登上历史的第一座高峰。相反,资本主义造成人类自相残杀的两次世界大战,发生过至今还令西方谈虎色变的大萧条。就前两个甲子看,社会主义总体为上升,资本主义总体为下降。这种局面对习惯于线性思维的人产生了诱惑,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将直线上升,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指日可待。而实际上,一个甲子不足以观察到的更大曲折正在世人不知不觉中自组织地孕育着。由此规定了甲子三中世界系统进一步演化的初态,显著地影响着演化路径的选择。

甲子三起步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且迅速取得完胜。它的世界意义,从短期看是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从深层次看,处于大高潮中的世界系统,其非线性动力学规律正在自发地孕育大曲折,无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都将在这种曲折中经受进一步检验和锤炼。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理论、两条道路的分歧开始形成,由此埋下日后苏联模式被历史淘汰的种子。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显然要比建成私有制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复杂艰巨得多,需要一个不断自组织(自试错、自纠正、自改革、自创新)的长期过程;而这种自组织需要执政党以一系列前行后续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改革(他组织)去逐步逼近,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准备,早期尤其如此。如果人们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和曲折性,以科学态度应对,系统可以避免灾难性大曲折。而小曲折是不可避免的,能够通过一系列较小(自身可以成功应对)的曲折去达到目标,就算求得令人满意解。但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对这种复杂曲折性极其缺乏认识,特别是领头羊苏联误以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没有对自己的社会制度不断改革创新的意识,反而产生与美国争霸的邪念,迅速被西方诱入冷战泥潭中。随着这个甲子的延伸,中苏交恶,中美建交,苏东剧变,中国出现意想不到的失误和曲折,

---

① 孟祥青:《三个甲午年:中国命运的三大转折》,《参考消息》2014 年 3 月 5 日,第 11 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34 页。

等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甲子三前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作为国际资本主义极右翼的法西斯以毁灭性打击,又面临社会主义阵营强大压力,促使西方国家不再为争霸而兵戎相见,新霸主得以和平地取代旧霸主,出现历史上仅见的团结局面。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他们尽力吸取社会主义的某些长处,在国内实行有一定力度的改革,取得显著社会成就。另一方面,适逢信息化高新科技兴起,受到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勃兴一时,为西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弹丸之地的战败国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尽管西方在甲子三中也发生过危机,总的来说资本主义迎来又一个(有可能是最后一个)“黄金期”。

得力于世界系统这种曲折演化提供的历史机遇,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将昔日大小帝国都纳入麾下,结成各种军事同盟,妄图称霸世界。许多获得独立的殖民地,掌权者多半是昔日的买办势力,为防止国内发生革命,甘心为美国打冷战摇旗呐喊,成为霸权主义的重要国际社会基础。这种局面又一次诱使线性思维者误以为世界系统的演化已经趋近终态,人类正走向美国统治下的一极世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集中表达了他们的心态。

世界系统演化新的曲折性迅速而有力地教训了这些线性思维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为称霸世界发动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尽管军事上都打胜了,政治上却是惨败,既大失人心,又损伤国力。今日伊拉克的乱象极具历史启发。曾经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强心剂的新自由主义,其强烈的毒性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发作,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世界,进而引发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意识形态危机。虽然还不能说它已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称其为“21 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①则毫无疑问。世界资本主义还会发生新的系统性危机,积累起来,在甲子四内形成总危机是可能的。

自身是复杂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又置身于变化如此大曲大折的世界系统内,中国在这个甲子中的历程自然也大曲大折,出现一些重大失误,总体则是向上的。观察中国在甲子三的表现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曾经的半殖民地大国一经掌握自己命运,尽管磕磕绊绊,毕竟已成为世界系统进一步演化举足轻重的推动者,且越来越强劲。例如,冷战结构的形成和解体是甲子三内世界系统的重大结构演变,中国是其形成的助力者(向苏联一边倒),更是其解体的重要推动者。又如,无论前期的美苏争霸,还是后期的美国独霸,一再策动侵略战争,都受到新中国坚定不移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强力阻挡,致使两霸以任何形式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努力都远未达到预想的目标,却分别从正(中国)反(两霸)方向推动和平发展演变为时代新潮流。特别是,在苏东剧变的疾风暴雨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稳住脚跟,而且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上颇有收获,并随着新世纪到来提出和平崛起这一大政方针,更自觉、也更有成效地以负责任大国参与世界系统的演化。

从马克思以来,在世界系统的自组织演化中代表未来的只能是社会主义。世界系统从坏结构到好结构的演化,不论出现多大曲折,归根结底是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为大方向的,而主要着力点是否定三个“从属于”的结构模式。20 世纪的历史表明,只有不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的发展,使发达国家不再能够通过向不发达国家转嫁自己的危机而渡过难关,发达国家才会出现去资本主义化的现实可能性。所谓甲子史期,恰好是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世界舞台,经历高潮与低潮的反复转化,直至大局最终确定的历史时期。基于对唯物辩证法的精深理解,加上苏联提供的教训,毛泽东在甲子三之初就提出改革问题,做过一些不成功的尝试。邓小平在他身后主导了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自觉而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成为世界系统在甲子三中一道最亮眼的景观,为甲子四内世界总系统和中国分系统的演化做了重要准备。

① 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 年第 1 期。

对于世界系统形成后的前两个甲子,不妨按照协同学的序参量原理作一点评析。从甲子二开始至今,世界系统的各种集体运动模式为争做序参量而逐鹿中原,或兴或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演化进程的曲折令人眼花缭乱。到甲子三末期局面渐渐明朗了:经过一系列分分合合,终于形成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两种集体运动模式,前者追求的是美国霸权支配下的世界秩序,后者追求的是平等的国家关系和民主的世界秩序。两种模式争做世界系统序参量的博弈,将构成甲子四内世界系统演化的主题。

## 甲子四:甲子史期完美“收官”的可能性与中国复兴

系统运行演化的非线性,或者说曲折性,由两种运动模式交织而成。一为单调式进退或升降,一为回归性,后者的诗性表达即“似曾相识燕归来”。简单系统的回归是确定性的,以确定的周期回归确定的状态,牛顿力学给出精确描述。混沌理论告诉人们,复杂系统的回归性决非如此简单:其一,回归是非周期的,回归时间或长或短,差异往往显著;其二,回归是非严格的,只回归到原来状态的附近。社会历史比混沌系统复杂得多,其回归性更鲜明地表现出这两个特点。两种模式交织的结果形成复杂的螺旋运动,大螺旋套着小螺旋,层次嵌套,造成社会历史的分形结构。历史循环论看到社会演化具有回归性是正确的,但把非周期回归当成周期性回归,把非严格回归当成严格回归,把螺旋升降当作绕圈子,把分形结构整形化,是原则性错误,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今人站在甲子四起点回头看,世界系统前三个甲子的演化强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既有种种升降、进退运动,又有不同尺度的回归运动,综合而成大大小小的曲折过程。

世界系统由两大分系统构成,这种内因规定了它从坏组织向好组织演化的根本课题是两个分系统由支配—从属关系转变为平等相处,由剥削—被剥削关系转变为共同富裕。而前一分系统(资本主义世界)在前期占据主导地位,又决定了只有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才能最终完成这一历史大课题,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大多数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所有国家都建成发达资本主义是历史地不可能的。

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历史性汇聚,这一历史进程首先在华夏大地上展开,大体上历时一个甲子。1940 年代后期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看似一场国内战争,实际上汇聚了世界系统的基本矛盾,承载着宏大深厚的世界历史内涵。不论在经济和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这都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抑或维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现状的道路之争,其结局对世界系统产生不同而决定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消灭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一切特权,三个“从属于”的结构在这块土地上被真正摧毁了。代理人的惨败促使后台老板迅速走到前台,这个甲子末新中国同美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面对面较量。这既是甲子二之初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性回归,更规定了甲子三终结时历史性回归的坐标。中国在甲子三开始和平崛起震惊了世界,逼得当年八国联军的老班底在新霸主统领下调整战略,为遏制中国崛起而重返亚洲。不同的是,前一次回归只是中美在世界棋盘上的局部对垒,这一次回归则是全局性的博弈,前一次回归成为后一次回归的预演,既显示世界系统演化的自发性和曲折性,更显示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性。

从更大时间尺度看,19 世纪末辉煌的中华文明在同资本主义文明较量中一败涂地,跌入谷底,也就启动了它的复兴过程。复兴包含复归,回归昔日的世界地位。历史的螺旋上升总趋势决定了,这既不是复归于传统文明,也不可能以建立资本主义文明而实现。中国这样有独特文明的大国建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允许的,只能通过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来实现复兴,因而难度空前。放在人类社会前进的总过程看,前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后资本主义文明,构成世界历史的一次巨大螺旋上升运动,中国的子螺旋运动在其中扮演十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甲子一以中国惨败结束了前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立存在,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甲子二坠入谷底的中国开始艰难的复兴,同时显著地改变着世界系统的结构。甲子三在曲折中奠定了中国复兴的基础,同时推

动世界系统新的结构调整。只要掌控得好,甲子四将以中国完成复兴而开启世界系统全面建立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如此看来,所谓甲子史期,乃是世界系统两种高低不同文明形态之间以中国命运的曲折变化为转轴的过渡期。这既使中国近、现代史变得十分沉重,更是世界系统未来发展赋予中国的重大历史责任。

欲使世界系统的甲子史期在甲子四完美"收官",中国这个分系统须完成两大历史重任。在国内,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全面建立新模式,避免买办势力以新的方式死灰复燃,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色,同时为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闯出新路子。在国际上,高举和平大旗遏制霸权主义,领头缔造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民主化,最终消灭战争。这两方面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这一进程仍然充满曲折,但有了前三个甲子打造的基础和积累的经验,甲子史期在甲子四完美"收官"是很可能的。

## 当务之急:打赢一场必须打赢的文化战

回归性是非线性系统的记忆性,系统回到曾经出现过的状态,意味着系统"记着"那个状态。有意识系统的记忆性是一种高级回归性,意识上的回归必然反映在行动上的回归,记录下来就是人们在社会历史中看到的回归现象。心想常常促进事成,人的记忆性能够产生一种自发性作用,随着时间纪序上的周期性回归,由于记着那个日期,就可能加速或延缓某种相关事件的发生,形成近似周期的非严格回归。从新甲午年看世界,正在发生的一种回归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应对正确可以保证今后不再出现新的甲午年回归现象。

尽管甲午战争具有世界意义,当事者只有中国和日本,两者都是有记忆系统。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成为军国主义势力不可磨灭的梦中美景。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最沉痛的灾难之一,给中华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故其后每当甲午年到来,都会勾起双方或强或弱的回忆:重现昔日辉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挥之不去的心结,避免悲剧重演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心结。如何解开这个心结,是一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问题。

世界系统复杂性的一种表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和亚洲政治和文化发展出现不同走向。由于欧洲国却已建成资本主义文明,对战败的法西斯残余构成强大的环境压力,使这个恶魔在人类正义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面对这种局势,即使霸主美国也不敢为对付苏联而保护和放纵法西斯。亚洲的形势明显不同,日本军国主义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沉重打击,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战后未能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受到认真批判和清算。美国为打冷战而保护和利用它,蒋介石为打内战而屈从美国、迁就和利用它,受侵略的亚洲国家因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文明而无力压服在资本主义文明中长成的日本军国主义,致使这股邪恶势力的文化基因相当完整地保留下来。第三个甲午年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系统整体态势形成的巨大压力,战争给日本人民留下的痛苦印象,反战情绪高涨,迫使这个恶魔处于蛰伏期,对甲午年的记忆受到强大压抑。但也并非毫无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岸信介上台执政就是某种反映。

甲子三期间世界系统的整体演进,冷战提供的特殊机遇,美日同盟的巩固,日本一度耀眼的经济成就,美国开始衰落,逐步为日本军国主义走出蛰伏期创造了条件,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感渐渐淡忘,战败的耻辱感却日趋浓厚。石原慎太郎的"日本说不"论是它的先声。随着新甲午年临近,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确定,这股邪恶势力认为机会难得,复仇心急剧膨胀。中国和平崛起之势猛烈,令日本右翼势力担心再不出手,将永远失去机会。以野田佳彦政府钓鱼岛国有化为开台锣鼓,以安倍政权一年多的反华表演为正剧,日本军国主义的回归近乎不可抑制。危险之处在于,右翼势力掌控了日本国家权力,力图全面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案,主动挑起这场文化战,且邪劲十足。这就逼迫亚洲人民,首先是东亚人民,重温百年屈辱史,奋起反击,爆发了一场国际性文化战,甲午现象以一种特殊方式再次回归。

这是一场迟到的文化战。欧洲在甲子三中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余威打胜了这种文化战,亚洲却滞后于甲子四来补课,失去历史先机。

这是一场全面的文化战,涉及人文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外交文化、法律文化等方面。这是一场影响世界系统未来大格局的文化战,若不能取胜,不仅华夏大地、朝鲜半岛将重燃战火,美国也会深受其害。不要忘记,世界历史上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日本,唯一扔过原子弹的国家是美利坚。遭受这等“奇耻大辱”的国家一旦为军国主义势力掌控,如不报此大仇,它的执政精英还是东条英机、岸信介之辈的忠实后代吗? 安倍集团当然恨中国,但不论如何祸害中国,也出不了吃原子弹那口恶气!

从世界现状看,打赢这场文化战决非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文化较量,更是美国对中国发动文化战的一部分,因而具有世界系统的全局意义。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是全方位的,文化战为当前的主战场,老美在文化各领域都颇具实力,总体上居于优势。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欲大力借助日本右翼势力的文化能量,后者也急欲借助美国之力达成自己的罪恶目的。彼此一拍即合,共同主演了这场遏制中国的闹剧。加之各种同盟国以及世界范围买办势力的呼应(如阿基诺三世的“求殖民”),以及中国文化自身尚存的弊病,决定这场文化战是复杂曲折的。辩证地看,这也是中国克服自身弊病、最终完成文化复兴必经的修炼。

从世界系统演化的大方向看,打赢这场文化战的条件历史地具备了。第一,安倍集团的行为大开历史倒车,是螳臂当车,失道寡助。第二,美国坚持称霸世界违背历史潮流,虽可得逞于一时一事,终究是开倒车,且力有不逮。第三,中国已不是昔日的中国,亚洲已不是昔日的亚洲,世界已不是昔日的世界。第四,打赢这场文化战不仅是当年被侵略国家的需要,也是日本人民避免被军国主义再次拖入侵略战争的需要,也是美国和全世界避免发生新大战的需要。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历史需要,只要应对正确,必定释放出不以日本右翼和美国霸权精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力量,去打赢这场文化战。做到这一点,中日人民将携手翻过甲午年这一页,共同为世界永久和平做贡献。

##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Sixty-year Cycles

Miao Dong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Sixty-year Cycles from 1834 to 2074 formed by four sixty year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first sixty-year cycle, the world systematization was completed as a result of China's falling into a semi-colony. In the second sixty-year cycle, China as part of the world system realized its national libration, notably chang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system. In the third sixty-year cycle, the world system went through many twists and turns, in which China declared its peaceful rise. In the fourth sixty-year cycle, China will realize its national rejuvenation if it succeeds in dealing with all the problems, while the world system will abandon hegemony and begin to consider how to set up a post-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 year of Jiawu (甲午),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Sixty-year Cycles, world system, regress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